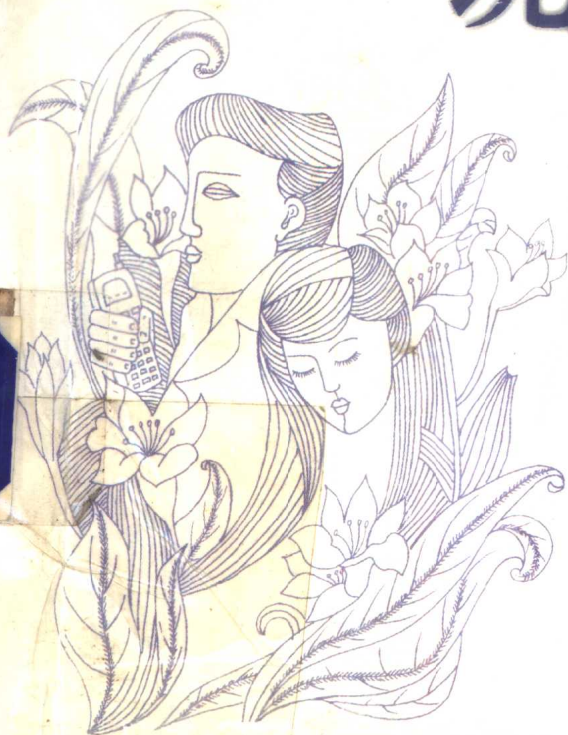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小说精品

商界小说精品

贾平凹 主编

世纪之交当代小说珍藏本



神的文学死了，人的文学活着！
该书的现实意义，变革精神、审美已
趣和收藏价值兼而有之……我在这部将
近500万字《中国当代小说精品》中的100
多位作者身上看到新小说的苗头和希望。

阎纲

中国当代小说精品

商界小说
· 上

贾平凹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本书所选作品的作者,有些因地址不详或其他原因无法取得联系,请有关作者见到本书后,速与本社联系。

中国当代小说精品

商界小说(上、下)

贾平凹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7.25 印张 10 插页 826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 224 04681-7/1·997

定价:52.00 元

读者如发现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序

● 阎 纲

一百多位作家的一百多个中、短篇小说呈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当代小说精品》的现实意义、变革精神、审美旨趣和收藏价值兼而有之，其阵容、其魄力、其编选速度值得称道。

《中国当代小说精品》大致可见九十年代我国中、短篇小说的走向，基本上代表了近七八年来即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中、短篇小说的总体水平。

上帝死了，人还活着。“高大全”死了，英雄活着。经济搞活了，文学不可能不搞活。

钱能通神，能建设一切，也能颠覆一切（包括人格）。

神的文学死了，人的文学活着！

文学命定写人，人人有权写文学。

社会开放，世界开放，人性人格的觉醒，

多层次的社会心态，多选择的审美情趣，奇异诡谲的市场交易，多层次的经济结构，贫富分化，利害争斗，人心不古，形成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多元化格局。

“小说难道能这样写？”

“小说为什么不能这样写！”

文学多变，小说多变。

小说“失去轰动效应”(王蒙)而且“缺钙”(公刘)。

小说“缺钙”非常遗憾，但却有血有肉，多元竞争，花样翻新。

疾风暴雨变成细雨霏霏滋润心田，深深的海洋化作无数小溪缓缓流淌。

九十年代的作者来自各个社会层面，特别是基层；小说创作的触角伸向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商界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个性突出的年轻作者成批涌现和作品对生活的浸润以及覆盖面的扩大，或者说小说作者的年轻化和小说内容的生活化，给我国小说创作带来生机和活力。作者的主观意识增强，尤其是注重主体心灵感受，尽管激情有减当年，然而忧患如炽，不失批判锋芒；尽管这种意识大多隐蔽起来，有赖散文的抒情和诗味的醇厚，但生硬的说教和玄理式的布道几近迹灭。

回到生活，尤其是面向日常生活，主要是普通人的生活景观，但日常生活的背后徘徊着一个兴风作浪的鬼魂，这就是金钱所代表的利害关系。无孔不入的金钱关系影响着人的精神状态和处世哲学，什么都变得尖锐而微妙，正像列夫·托尔斯泰说的那样，一切都变了，一切都翻了个个儿。从这部选集可以看出，疏离生活、背对现实、迷离飘忽、不食人间烟火的那些作者从“象牙之塔”里被请了出来。物质生活天差地别，精神世界人

异言殊,文化建构中充满着悖理。什么是正经什么是不正经?什么是竞争什么是欺骗?什么是潇洒什么是无奈?什么是英雄什么是罪犯?什么是爱?什么是人生?这就是生活!女作家莫然说得好:“一座座耸入云霄的高楼大厦,给城市带来了繁华与喧嚣,也带来了财富与邪恶。在灯红酒绿的繁华世界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在一个个黑暗的角落里,又酝酿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刘醒龙说:“‘改革’很残酷。‘改革’首先是一种生活,而并不仅仅是改革,所以,文学应该超越改革,回到生活的视野。‘改革’除了‘生活’还是‘文化’。关于文化,有一种最通俗的解释:它是惟一一种都平等拥有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去审视改革,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改革的阻力和反对者。”

回到人物,尤其是面对普通人,关注普通人的生命存在的危机和生命意义的觉醒,极力开掘普通人隐秘的心灵世界。不掩饰“非英雄化”的倾向,或不回避对“崇高”的“回避”,作者大多把目光转向寻常百姓家,甚至小市民。《老街》作者杜为政说:“人确实是个谜。即使透明有如水晶的人,在不同的光照下也会产生变化莫测的光晕。人世茫茫,人生又有许许多多缠绕不清的事情,有许许多多隐幽之处,而这些难以深测的地方正是人生最具性格最有魅力的所在,没有人说把人写尽了,文学画廊中那多姿多彩的典型性格的人物,就是人生长河的产物。”

生活中有的是英雄,然而“当代英雄”谁是?幸好当前小说里的英雄并没有完全被“非英雄化”,当然“缺钙”是事实。正如现代文学还在续写《阿Q正传》一样,我以为新时期甚至“后新时期”的文学还要续写李钟铜式的英雄不像英雄犯人不像犯人的物。当然,蒋子龙说过:“并不是有一个英雄非有一出悲剧不可。”

回到故事。尽管“反故事”一直是文坛的清高口号，但故事还是在小说自身的深化和影视文化的挑战中大模大样地回到小说身边。王安忆对苏童关切进言：“故事对他诱惑力太大了。他总是着迷地讲述一个出奇制胜的好故事，为了把故事编好，他不惜走在畅销书的陷阱边缘的薄刃上，面对着坠身的危险。”尽管对故事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作家们（包括先锋派一些作家）对人物表演故事和故事表现人物这一传统的强项情有独钟，还是回到故事，不仅仅为了向通俗小说靠拢，也不一定出于商业目的。作家以故事为载体，将人物置于心理冲突和精神悖理中，表现人物现实的纠缠和感情纠葛中种种敏锐的感受。正是借助故事，九十年代的小说拒绝了莫测高深的纯形式的意趣追求和超前的语言实验。九十年代的小说，通过故事以表现生命存在的形态和生命存在的意义，留下不少面目清晰、心灵透明的人物形象，有的甚至达到典型化的高度，如刘醒龙等笔下的一些人物。程乃珊说：“我从来不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至多是个讲故事的人。而在我几十年生活中，越来越觉得‘命运’的神秘不可测，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办到的。好在，我只是讲故事而已。”

回到现实主义。据理论家陈辽统计，一九九三年的中、短篇小说按创作方法区分，属现实主义的小说占五分之四，以现代派、浪漫主义、神秘主义等其他创作方法写作的占五分之一，总的情况是多元竞赛，整个走向是贴近现实，致力提高。这是一个重要的统计，很能说明问题。本书所收，大多是现实主义作品或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客观的姿态并不就是旁观的立场。对于客观的基础地位的认同，对于生活细节的精确描绘，对于人物个性的把握和人物心灵的开掘，对于语言的抒情散文化和通俗效

应的追求,对于典型性人物塑造的强烈愿望等诸种倾向,在我们面前的作品里流露得再明白不过了。但有一点也很明白,就是这些作者们不论是老派的扩大还是新派的注入,抑或是新手们的整合、调试,西方自意识流以来的现代主义的叙述革命和语言革命中用得着的本事尽量拿来派了用场,从而,感觉的、印象的、象征的、隐喻的、模糊的、魔幻的、幽默的、变形的、陌生感的,连同喧嚣、浮躁、焦灼、孤独、恐怖、失落、悲观、伤感、苦闷、烦恼、虚幻、超脱种种或消沉或没落的情绪一并引进,而不管眼下争温饱、争待遇、争住房的中国人有没有那份高雅。当然,这种情况在不少有才气的年轻作家那里大为改观,这部选集就是证明。面对这部果实累累的选集,人们会明显地感觉到,今日之现实主义,大有与现代主义联手合作之势,不是现代主义取代现实主义、吃掉现实主义,也不是现实主义吃掉现代主义、取代现代主义,很像是现实主义请进现代主义海纳现代主义。有人把这种现象阐释为“现代现实主义”“扩大的现实主义”“无边的现实主义”“朴素的现实主义”。

不管怎么说,与文坛多元格局相适应,现实主义本身也多元化了。

生活更加个性化,人物更加个性化,作家更加个性化。小说逐渐具有散文随意的抒情和诗化的厚重的魅力。

面对九十年代以来小说发展的新形势,论家蜂起,新说叠出,计有:“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新思维”“新乡土”“新都市”“新市民”“新新闻”“新历史”,与此相适应的是“重新”编写文学史。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八仙过海,热闹非常。其共同目的是,或创“新”,或诠释“新”;共同的特征是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直面中国本土、中国自己的现

实,一切的一切,都与我国当前多元化的现实主义血肉有缘。

其中以“新状态”的呼声最高。倡导者言,“新状态”不是倡导一个流派,而是提供一个新的“阐释空间”,它可使九十年代出现的新作家的成就完全凸现出来。“新状态”既是写实的照相式的逼真的表述,又有表现主义式的表达,两者混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特点。“新状态”将过去建造一道鸿沟的通俗/高雅的旧的界限打破,既有大众文化中的资源可供调用,又有来自于先锋派前卫艺术的成果。

这是当今文坛三股河流——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大众文学的大汇合。这是来自现实主义的归纳和概括,是十分美妙的憧憬和设计,是颇能服人的倡导和动员。在今日中国文化土壤之上,这种新口号、新倡导假若有改造世界、批判世界的英雄气质和新的文化理性精神支持,假若牢牢立足于生活实际以现实主义为创作的基础,我想,那将是中国最有生命力(激发火山般的创作潜能生成裂变!)最有发展前途(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文学潮流。

从维熙说:“当前中国大陆文坛,躺在席梦思床上做梦的太多。他们本身就缺乏对脚下这块土地的体察和人生的感情积累。”“我的生活体察和人生积累,不允许我玩弄文学,只容许我向稿纸上喷血。”

池莉说:“生活就像烧不尽的原野一样,生长出更芜杂更繁茂的草丛,只有天才知道这草丛里头有多少生命有多少痛苦和欢乐。一个作家站在这儿,必须具有超尘脱俗的想象力,否则你无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创作。”

汪曾祺说:“我的作品表现了较多的对人的关怀。我曾自称为‘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小说里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以为是思想。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是作者用自己的眼睛对生活的观察(我称之为‘凝视’),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索,自己对人生的独特的觉悟。”“使自己变得较有文化修养,远离鄙俗,变得高尚一点、雅一点,自觉地提高自己的人品。”

陈世旭说:“我将永远怀着善良、真诚的爱心来写我所见所闻所感的一切。永远不要失去对人的关怀。”“我从来觉得,把自己作为一种牺牲贡献在人类发展与进步的祭坛上,是一种崇高。完全没有理由贬低或嘲笑。”

蒋子龙说:“我的笔一直是入世的。入世的笔对生活有自己的认识和选择,随时随地都在进行观察,挑选让自己迷恋的人物和故事。文学的病态是既不敢或无力揭示现实的严峻,又失去对生活的热情,温温吞吞,不死不活。”

阎连科谈到《夏日落》时说:“想到一个认真的话题,即:请你先把军人当做人。是人就得先活着。活着才能去战争、流血、牺牲、英雄什么的。可‘活着’,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问题。”

唐栋说:“作家的心应与人民相通,敢于说人民想说的话,敢于针砭人民所痛恨的时弊,敢于讴歌人民所赞赏的风尚。各种流派千帆竞发固然是好,但绝不应也不可能堵塞了现实生活的主航道。”

谈歌说:“文学没有了对生活的关注,作家的灵魂就要受到奴役。”

方方说:“我们的生活复杂丰富离奇的程度常常超出你的想象,最美最巧妙的构思其实也没有生活本身来得漂亮和美妙。”

梁晓声说:“过去并不完全美好,有多少人命运的悲惨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也并非彻底丑恶,否则我们为什么还活着,谁也

不想把自己弄死？”“我最自省的一点，或者说最怕自己背叛了的，倒不是什么更崇高的作为人的原则，而仅仅是——善良的温馨的人性……”

张欣说：“我相信，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崇拜的世界上，确有一个物外的叫做精神的东西，”“我仍旧相信耶稣的话：‘人不能只靠面包过活，你的心灵需要比面包更有营养的东西。你有多久没唱歌，没到大自然中走一走，没有读诗？’”

作家们已经站出来向读者敞开心扉。还有许多。

我在这部近五百万字《中国当代小说精品》中的一百多位作者身上看到新小说的苗头和希望。

《中国当代小说精品》编委会

主 编：贾平凹

副主编：朱 玉 刘 路 张宗涛(执行)

编 委：刘 路 张宗涛 李培智 刘广雄 赵 玫
陶雪纯 张 诚 赵 琪 赵 刚 程章贤
雷升永 赵 旭 王 倩 王健强 高立群
弥利民 潘建民 高黎娜 吴 非 高 翔
李 明 李建安 唐晴川 安广浩 任晓琳
李 震 康素娟 杨筱白 李时东 齐 鸣
刘力军 姚东安 舒亦农 刘玉霞 赵一祥
高 安 何建辉 李效东 王海君 章晓明
王小波 周占华 张素兰 张 伟 袁小明
张 强 窦豆军 张 辛 王 凤

目 录

- 梦断莱茵河 / 鲍光满 · 1
北京人在纽约 / [美] 曹桂林 · 81
大饭店风云录 / 莫 然 · 250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 南 翔 · 399
伴你到黎明 / 张 欣 · 463
虾 战 / 邓 刚 · 533
斗 玉 / 王晓琳 · 552

梦断莱茵河

● 鲍光满

莱茵河流淌到这里不平静了。她像知道自己将要经过巨大洗礼，竟豁然开阔起来，犹如一位慈祥的母亲，敞开自己宽大的胸怀，以不尽的乳汁，哺育着法兰克福，这个德国金融、商业、交通、航空中心。

在这里，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各色人等忙碌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紧紧张张而又匆匆忙忙。百万富翁，平头百姓，浪人乞丐，拥挤在这里，都是为了一个活。作为经济中心，全世界商人看好这里，博览会一年四季不断吸引着各行商人候鸟一般飞来飞去。来时，胸有成竹，踌躇满志；去时，有的得意洋洋，有的失魂落魄，留下的是一片血迹斑斑的羽

毛。然而,除了商场的角斗,生意的厮杀,法兰克福还是能为朋友们留下好印象的。服务行业的完善,旅馆、餐厅、赌场、妓院,随时欢迎朋友们光顾,既然您乘兴而来,决不会让您败兴而去。别的不论,单说这中餐馆就为法兰克福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它既没有法国大菜那么昂贵和形式上的繁琐,又没有意大利与希腊餐馆那么普遍和通俗。它舒适典雅,温柔安静,中产阶级各行各业,尤其是商人,都把这里当成最好的去处。于是,香港的,台湾的,广东的,上海的,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泰国的,越南的,甚至还有柬埔寨的华裔后代,都纷纷成立中餐馆,可谓雨后春笋。他们很多人不会说汉语,绝大多数人没到过中国大陆,正宗的中国菜不知如何炮制,但中餐馆的大匾就敢堂而皇之高悬在闹市之中,且威震世界餐饮业,振兴中华食文化。

可是,法兰克福中餐馆开到百十来家时,饱和了,到了谁再想开一家都要掂量掂量,是否会有生意的程度。这百十家中餐馆有哭有乐,生意好的,天天爆堂翻台;生意差的,将就能保住本钱,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生意者,在德国中餐界意味着客流量,怎么能让客人来吃饭,这里学问大了。餐馆的位置,菜肴的品味,服务的质量,居其一者便有百分之三十的赚头;居其二者,日进斗银;居其三者就无异开了座金山,一年下来,百万马克的富翁是最保守地当上。一席不占,就是前面说的不赔不赚。法兰克福中餐馆最火的一家,公推华夏酒楼。华夏位于博览会脚下,市中心的中心,大亨,政客,教授,医生,律师,法官,常来常往。更甭说年年不断的博览会,商人们提前一个星期定不上台都能把他们急翻。华夏是广东风味,从各式小点,到粤系大菜,应有尽有,餐前乌龙茶水伺候,饭后西瓜点缀,全是白送,所以给客人们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服务质量更是一流,一水的马来西亚少男少女

跑堂，厨房内全是广东仔，外地人休想挤进这家餐馆干活。你想，这种阵容，这块风水宝地，它华夏能不火爆吗？

话说那么一天，华夏门前贴出一张中文告示：招聘高级二厨和跑堂各一人。当天，法兰克福中餐界就传开了，华夏累趴下一位二厨和一位女跑堂。好时机，华夏的薪水差不多全德国最高。二厨一个月净得二千六百马克，跑堂净得两千八，加上小费四千五百左右。想挣钱的，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德国人才挣多少？一个普通工人月净得不就是一千六七百马克吗？普通部门，经理也拿不到四千五百马克。这可是三千美金呀！

然而，三天过去，却无人问津。不是人们不想来，而是不敢来。谁不知道华夏要求工人水平一流，还累，敢接这活的人，嘿，不多。第四天，却不约而同来了一男一女两位。男的中等个，夹克衫配紧身仔裤，平底皮鞋，能让人看出利索。平头，略黑的脸膛有些消瘦，只是眉头紧锁着让人怀疑是否可以打开，眼神在长期不展的双眉下逼出剑一样的光芒。给人印象，干练，少言语，但不是个孬种。女的漂亮得晃人，像有人打了追光灯，一进餐馆就亮了。探出的刘海增加了脸型的立体感，紧束的马尾发骄傲地落下又翘起。胸前隆起，突出了配过花的白衬衫，西服裙，半高跟皮鞋，一招一式都像演员在舞台上的亮相。

“二位，请喝茶，老板马上就来。”跑堂连忙招呼。

“多谢，不必客气。”女的瞧了一眼男的，替他说了。

二位坐定，只把餐楼打量个仔细。都说华夏开业时花了一百万马克装修，果然名不虚传。所有设备全是由台湾海运而来，雕栏玉柱，亭台楼阁，犹如迷宫一般，给洋人一种扑朔迷离、目不暇接之感。跑堂们进进出出，舒展大方，动作娴熟。正琢磨着，老板老板娘同时来到二位面前，他俩赶紧起身。老板个不高，胖墩墩，

一脸横肉，带着香港商人的狡黠气。老板娘精瘦，冷峻，一看便知是个能干的女人。

“二位贵姓？”老板顺手从餐桌上伸出一根牙签，在嘴上逗弄着，“哪的人？”

“免贵姓章，名丛，上海人。”

老板夫妇意料之外地互相瞧了瞧，“您呢？”

“我姓陈，叫陈琳，北京人。”

老板上下打量着陈琳，老板娘也在一旁斜着眼看着她。附近的顾客和几位跑堂也全把目光定在陈琳身上，陈琳的形象和身段别说在小小的德国华人圈里，就是中国大陆也只能在银幕上和电视里才能见到，老板似乎更对她感兴趣。

“我们这跑堂全是马来西亚的。”老板想用马来仔压她一头，但连他自己也没了把握，说话并不很冲。

“马来西亚在哪？”陈琳略加不屑地问。

老板像瘪了气的皮球，自知再问下去不是对手，转为一种商量的口气：“陈小姐会说德语吗？”

“老板，您在德国多少年了？”

“从小生在这里。”

“很好，我倒是想用德语和您讨论一下德国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陈琳粲然一笑，“请不吝赐教。”

“其实用不了多高水平的德语啦，学过一两年的就行啦。陈小姐，干过跑堂吗？”老板啦呀啦地把话抻长，露出正常的香港人的语气。

“说也没用，走个台看看吧！”陈琳见门外刚进来两位顾客。建议道，“您不反对的话，我接待那二位。”

“好啦，试试也挺好啦。”